



# 南方的寡妇

The Widow  
of the South

[美] 罗伯特·希克斯·著

张建平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1712.4

297

2007



# 南方的寡妇

The Widow  
of the South

[美] 罗伯特·希克斯 著  
张建平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著作权合同登记:图字 01-2007-0781

Robert Hicks  
The Widow of the South

---

Copyright © 2005 by Robert Hicks  
This edition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Warner Books Inc.,  
New York, New York, USA  
Through Andrew Nurnberg Associates International Limited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  
2007 by 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in conjunction with SHANGHAI 99 READERS' CULTURE CO.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南方的寡妇/(美)希克斯著;张建平译. —北京:人  
民文学出版社, 2007. 3  
ISBN 978-7-02-006016-0

I. 南... II. ①希... ②张... III. 长篇小说—  
美国—现代 IV. 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010982 号

特约策划:吴文娟  
责任编辑:姚翠丽  
装帧设计:elpher

**南方的寡妇**

Nan Fang De Gua Fu  
[美] 罗伯特·希克斯 著  
张建平 译

---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http://www.rw-cn.com>  
北京朝内大街 166 号 邮编:100705  
山东新华印刷厂德州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 311 千字 开本 890×1240 毫米 1/32 印张 11.75 插页 2  
2007 年 3 月北京第 1 版 2007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0 000  
ISBN 978-7-02-006016-0  
定价 26.00 元

# 引子



## 一八九四年

她们在一排排的死人中间走来。这些死人被一排排地安葬得整整齐齐，井然有序，他们是三十年前参加叛乱的小伙子<sup>①</sup>，不是倒在一英里开外的土工事脚下，就是死在俯瞰墓地的那座大房子的地板上。现在这里已经竖起了石碑，而过去那许多年里，这里只有遭受风吹雨淋、弯曲变形的木碑，以及刻着死者数字的高高的柱子。

这两个女人熟悉这块墓地，就像熟悉自己脸上的皱纹或银币上的花纹图案一样。那个白种女人，穿一件黑色的旧硬衬布衬裙，腋下紧紧夹着一个本子，不时地拿出来查阅一下，只是为了确保无误。她的女仆是个克里奥耳人，紧跟在她身边。

在她们的左边，大房子的远端，曾经有一片古树林，眼下只矗立着几棵硕果仅存的雪松和栎树。当年的联邦政府像一把巨大的长柄大镰刀一样把那些树木砍伐大半。卡丽·麦加沃克，卡恩顿大屋的女主人，死者登录簿的保管人，已经无暇顾及那片树林。她惟一关心的是她脚下的这片林子，一个埋藏着小伙子和成年男人们的林子。她知道这是个可怕的想法，但是这样她就不会老想到骨头、甲虫和灰色的油渣。这有助于她想到自己的责任是建造某些有纪念意义的东西，而不是腐朽的东西。她已经看够了死亡，觉得再也不能只把自己当作一个殡仪员。

### 一百零四个死于富兰克林的阿肯色人

远处，有一个小男孩猫着腰在她们后边的墓碑间跑着，也许以为

---

<sup>①</sup> 指美国南北战争中南方邦联军的士兵。



可以躲开她的注意,但是,在这块墓地里,什么都别想躲开她的注意,更别说那些笨手笨脚的小男孩了,天知道他们的口袋里什么东西在叮当乱响。他们为什么老是跟着我呢?她想道,即便他们是肮脏、无礼的,但至少他们在这周围生活、呼吸、行走。

这小男孩是卡丽的一个养子,是战后这些年来她收养的二十来个孤儿中的一个。他叫保罗,才十岁。大约一年前他进了卡恩顿大屋,从此养成了一个习惯,总喜欢假扮成邦联侦察员,在卡丽和玛丽娅每天例行地在墓地里散步时,跟踪她们。他好像中了什么邪,卡丽想道,所以才情不自禁地想扮演一个早在他出生前几十年就已成为记忆的角色。现在该是打破他这个习惯的时候了。

卡丽慢慢地走着,玛丽娅注视着她。她知道卡丽在动脑筋。她总是知道。在卡丽看来,玛丽娅天生就是个什么都知道的人,而她本人则要学而后才知道。

当她骗得保罗以为她不会转身之后,猛地回头看去,一下子锁住了保罗的眼睛,只见他正躲在一块得克萨斯的墓碑后面往外看,他的黄头发上盖着枝叶,以为这样就可以掩护他。卡丽指着,打开夹在腋下的那个褐色的小本子,本子的封皮上烫着“麦加沃克墓地”这几个金字。这个本子她随时都带在身边,里面记录着死者的名字以及所在墓穴的确切位置。

“我看我们得在这个本子上添加一个名字了,玛丽娅。”

“是啊。”

“反正他把那么多的时间花费在墓地里。”

“这是实情,是的,夫人。”

“你能不能再拼一下他的名字?”

“你知道我不太识字,不过我想应该是 P-A-……”

当然,这对任何小男孩来说都太过分了,更别说像保罗这样的孩子,他一心只想着能在卡丽的身边,这分渴望勉强能超越对墓地里死人的害怕。

“对不起,夫人,我这么做没有任何意思。”

“你这么做没有任何意思。”

“是的，夫人。没有任何意思。”

没有任何意思。什么都记不住，她想到。

“可是你在这里花费这么多时间，保罗。我相信要是做得到的话，你还会花费更多的时间，我想不出更好的办法。”

她从围裙口袋里掏出一支笔，假装在本子上写了起来。

“你也这样做的么。”他说。

“我做什么啦？”

“在这里花费很多时间。跟死人在一起。”

一时间卡丽有一种为自己辩护的冲动。好多年以来，她从未感到过有必要为自己辩护或证明什么。她看到的太多了，无法向任何人解释任何事情。然而这孩子的话却不无道理。

“过来，保罗。”

小家伙绕过墓碑慢慢地走过来，以为自己会受到惩罚。他脚步沉重地走到卡丽的裙子跟前，这才抬起头来，透过额前乱糟糟的头发朝她看。卡丽把手搁在他的头上，撩开挡着他眼睛的头发。

“只要你答应我再也不来这里，我就答应你决不把你的名字写在这个本子上。”

“好的，夫人。”

“你答应啦？”

“是的，夫人。”

“那就好。”

“现在，把我的名字从本子上划掉。求你了，夫人。”

玛丽娅捂着嘴巴，不让自己笑出来，每次看到她的女主人跟人生气，她都忍不住要笑。卡丽也想笑，但是又怕小家伙不把她的话当真。她希望男孩再也不要到墓地里来，要是做得到的话，她要叫他从此以后再也不要到任何墓地里去，再也不要听说或看见任何死人。她在死人身上花费了那么多的时间，应足以保佑她热爱的人无病无灾。



“只要我看见你进了屋子，做完了功课，我就把你的名字从本子上划掉。要是我再看见……”

但保罗已经走了，他跑得飞快，沾满烂泥的皮靴子劈啪劈啪地响着，留下一个个小小的脚印。

卡丽看着他跑远后，转过身去对着玛丽娅，她曾一度拥有玛丽娅，玛丽娅是父亲送给她的一份礼物。她是份礼物，不管这个词儿是什么意思和含义。当事情出现偏差，当卡丽怀疑她是否还能过上真实的生活，怀疑即便存在这种生活，她是不是愿意过，每当这种时候，玛丽娅都是她的主心骨。曾几何时，事情可不像现在这样。她无法相信她曾经会这样……什么？软弱？不，不是软弱。她从来就没软弱过。她曾被击败过，打倒过，就像暴雨之前的风把草吹得倒伏在地上一样。她曾爬起得很慢。但终究还是起来了。她别无选择。她害怕的事情不多，尤其不怕上帝。再也不怕，早就不怕了。

“玛丽娅，你看见什么了？”

一只百舌鸟在墓地里追逐一只老鹰，朝着那黑影一边俯冲，一边嘎嘎地叫着，看来这只较小的鸟自以为这个墓地是它的领地，直到把老鹰赶了出去才罢休。

“我看见了一只百舌鸟。还有一些黄颜色的鸟。燕雀，还有带爪子的又大又老的鸟。”

玛丽娅从她女主人的肩头看过去，看着高草满地的田野对面。

#### 四百二十四个死于富兰克林的密西西比人

“你知道我不是那个意思。”

卡丽可以看见墓碑和草，以及围着墓地的铁栅栏。她可以转身看她屋子的背面，记起躺在下面门廊里的死去的将军的胡子和楼上阳台里伤员的哀号。她可以看得很清楚。但是要看的东西还有很多，她想道。这不是想像力的匮乏，就是上帝的疏忽，但不管怎样，她

无法看见玛丽娅看见的东西。玛丽娅可以告诉她一些让她宽慰的事情，卡丽一点都不在乎她是怎么知道的。

她指着田纳西区的一块墓碑。那上面刻着 MJM。她希望她有钱来刻一些石头墓碑。有些地方，树枝靠在了木制的墓碑上。她在脑子记下要跟看墓地的伙计说说这件事情。

“他的情况怎么样？那个人。”

“卡丽小姐，求你了，夫人。这样做不好。”

卡丽死盯着她衣服的线缝，只见她刚补好的线缝像根长长的黑色的绳索，在那件长及脚踝的退色的黑色连衣裙上显得很扎眼。战前她不会缝衣服，现在依然不太在行。看来马上就得把整件裙子染一下色才行。

“我想了解一下那个人的情况。”

玛丽娅吃不准她在脑子里看见的东西是不是真实的，仅仅是疯狂的想像力的产物，还是魔王本身的作用让她敷衍一下这个她爱得难以形容的白种女人。就在她脑子开着小差的时候，看到听到了一些零零碎碎的光和声音，卡丽渴望听到的话儿自动地出现在玛丽娅的嘴唇上。这是一种不用动脑子的练习，是打发掉一个下午的消遣。她所知道的事情，她惟一确信的事情就是，卡丽对她的话深信不疑。玛丽娅可以感觉得到这一点。

“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夫人。”

“不，你知道。别敷衍。我们老了，不能再敷衍了。告诉我，当你盯着那边的地里看的时候，看见了什么。别隐瞒。要是你隐瞒，我会知道的。”

玛丽娅闭着眼睛，默默地走着，希望卡丽会忘记她这个小小的着了魔似的冲动，继续走路。但是卡丽不依不饶，玛丽娅只好开口说话。

“有一个成年男人和一个小男孩。那天阳光灿烂。他们没干活，所以也许只是从教堂回家。”

“多大年纪？”

“那个男人，他是个男人。留着胡子。黑皮肤，很健壮。他不老



也不年轻。那个男孩，他只是个孩子，虽然他以为自己不算小。也许十岁吧。他手里拿着根鱼竿。他们要去钓鱼。”

“有没有女人？”

“她死了。”

“你怎么知道？”

“因为他们穿着上教堂的衣服去钓鱼。”

两人走过了 MJM，不管那个男人变成了什么。空气闷塞，青草柔软，她们走得很慢，像在飘一样。又一个田纳西的夏天，闷塞而干燥。卡丽早已习惯了这样的天气，但有时候她还是很想念她自己家乡堂区的微风，从河边吹来的风的味道。而这附近没有什么潮湿的东西，只有一条小河，还在几乎一英里之外。她学会了平心静气地走路，寻找可以遮凉的地方。

百舌鸟从战斗中返回，栖息在旁边一块密苏里墓碑上。它盯着她们看，先用一只眼睛，然后用另一只眼睛，长长的尾羽上下扑腾。卡丽皱起眉头。一只这么常见而又这么明显不友好的鸟，会有这样的表现，实在可笑。要是全世界的百舌鸟都消失了，那会怎么样呢？比这更奇怪的事情都发生过，她不会想念它们的。

她和玛丽娅的脚步非常轻，那些墓碑好像在朝她们走来。

### 一百三十个死于富兰克林的密苏里人

一八六四年十一月三十日，短短几个小时里，胡德将军<sup>①</sup>麾下的邦联将士就伤亡六千人，其中近一千五百人的尸体就葬在这块墓地。当时就在这里，男人们被召集起来，奔赴战场。现在，留在这里的是那些再也回不去的人——他们被遗忘了，有些是因为他们的亲

---

<sup>①</sup> 约翰·贝尔·胡德(1831—1879)，美国内战时南部邦联的将军，曾负重伤，失去一腿。

人太穷，无法来领取他们的遗体，有些是因为从来没人把他们阵亡的消息告诉他们的父母。卡丽听说过墓地的别称：南方陈尸所，死男孩庙宇。刻毒，她想道，但并不出意料。墓地本来属于政府、史学界和妇女爱国援助组织的领地范围。在没有资助或官方认可的情况下，管理这么一大块私人墓地，真是一件怪事。这一点卡丽知道。她不太介意。那天战争找到了她身上，来得那么突然，具有一种非现实世界的执着，而不是她自以为她所理解的万能的上帝之所作所为。除了她墓地里的那些死人外，还有谁能明白这一点呢？她不能放弃她的这一小部分战争；她不能让战争说来就来，说走就走，一点痕迹都不留下，好像不需要得到惩罚，这么大的罪行赎无可赎似的。她早就下定了决心，要坚持到底。

战争开始以来，她除了玛丽娅外，不太跟其他女人来往。她几乎不去镇子里参加社交活动。有那么一些女士，常举办一些纪念性的茶话会，为了请一些给宾客名单增光添彩的无腿的军官而你争我夺，当那些北佬手里攥着银子到比他们更穷的亲戚家蹭吃蹭住时，那些女士则溜之大吉，她为什么要参加这样的茶话会呢？那些女士，那些无休无止的团聚，她见得多了。她们让她厌烦。

不，她是不容忽视的南方寡妇，死者登录簿的保管者。她到死都要穿黑衣服。她现在就是这样的人。就让那些喜欢嚼舌头的人去守住她们的小圈子，去爱抚那些没有胳膊的人卷起的袖子吧。就让她们对传统习俗、南方人无与伦比的适应能力和战争的荣耀去说三道四吧。她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

“今天我们要把这里打扫干净，玛丽娅。需要用耙来清扫。我们要从那边开始往回扫。我不喜欢无名死者区那块旧方尖碑倾斜的样子。我们得找个人来把那块旧碑竖直。不能让它看上去像旧得竖不直似的。我没把握，但我觉得登录簿里面有几个得克萨斯的死者身份搞错了。你认为我已经纠正过来了，但是我什么都没做，从来没有。趁我们现在在这儿……”



她还没看见他，就已听到了他的声音。一声轻轻的咳嗽，接着是一声较响较低沉的咳嗽，虽然他试图把这声咳嗽咽回去。她朝屋子那边转过身去，只见墓碑之间的小路上，站着一个老头。一个令人惊讶的老头，瘦骨嶙峋，头发灰白，他眼睛太黑，弄得她看不清他在看哪里。眼珠往脑袋里陷得太深，在阴影笼罩下让人看不出来。他高高地站在那里，手里握着旧圆顶高帽。她看得出他在帽子底下紧张地按摩着指节，从毛毡帽子上扬起一小圈灰尘。他穿着一件稍嫌短了一点的长外衣，一双破靴子。他的嘴角往上翘，露出讥笑的神情，但是她知道那其实不是讥笑。老头儿死死盯着她，朝她走来，几乎看不出是个瘸子，这已经足以让她心碎。他身上扭曲和干瘪的部分依然让人记得他从前的英俊——他身上所有的部件还在，只不过是耗尽了。他站在她面前，站得这么近，她都能听见他的呼吸声。她一下子认出了他，好像他昨天才离开似的。

“你为什么要吓那个孩子，麦加沃克太太？”

“我爱那个孩子。”

“他是你那些孩子中的一个吗？”

“你看我的样子，他会是我的孩子吗？”

“我是说，他是你的孙子外孙什么的吗？这是有可能的，是吗？”

“不，他不是我的孙子，只是个在街上迷路的孩子。”

“只是个迷路的孩子。”那人重复道。

他们停下来，相互对视，卡丽感到生气，因为他不打招呼就闯了进来。气消了。她把一缕乱发捋到耳朵后面，眯起眼睛死劲看着他。

“我可不想影射任何事情。”他说。

“我自以为，很久以来没有人对我影射过任何事情。我不许任何人冒犯我。”

“可是没有冒犯呀。”

老头停下来，用脚尖踢着草。他环顾着墓碑，好像把什么东西放错了地方似的。他开始微微摇晃起来，玛丽娅迅速来到他的身后，随

时准备把他扶稳，但又不想跟他说话或打招呼。他又说了起来。

“我觉得我们很久以前就断定，人们总是不知道他们说的话是什么意思。或者说，那些事情是什么意思。”

卡丽思量着这句话。“我想我们是知道的。”

老头弯腰一阵猛咳，同时在胸前口袋里摸索着，掏出了一块旧手帕，朝里面吐起痰来。玛丽娅朝他弯下腰去，手搁在他的背上，抬头看着卡丽，好像她看见了不希望看见的事情。老头愣愣地看着手帕，不屑地用鼻子哼了哼，把它收了起来，始终弯着腰，好像不这样就喘不过气来。

卡丽觉得自己快晕倒了。他怎么会这样呢？这不是她认识的那个人，不是她记得的那个人。空气在她四周旋转，嗡嗡地响。

她走到他的身边，手托着他的下巴，使劲往上抬，直到他能看着她的眼睛。玛丽娅叫起来，打算制止她，但是卡丽挥手让她走开。她第一次正面看着这个男人，用另一只手把他眼角上黏糊糊的眼泪擦掉，并去抚摩他坚硬的面颊骨上松弛的皮肤。他挣扎着，不让自己咳到她的脸上。

“你怎么啦，士兵？”

她放开了他，他慢慢地直起腰来，把帽子举到嘴巴边上，以防万一。

“嗯，我想我可以猜得出来，但是我从没见过有谁跟我实话实说。找不出这样一个人来。我一直在想，经过了这么多年，我可能会到死都不知道是什么杀了我。这让我感到好笑。”

卡丽一时语塞，稍后才说：“要是从你过去的历史来猜的话，我想说，你会比我们都活得久。”

“以前我觉得那是对我的折磨，是的，夫人。但是现在不了。再也没什么折磨了。我的历史说明不了什么。再也说明不了什么了，感谢上帝。”

卡丽还记得他年轻时的样子，躺在她家门廊地板上，流着血，后来坐在了她丈夫书房的一张椅子上，呆呆地看着窗外。她记得他的

鼻子，从侧面看过去很尖，光线从那上面掠过后都会发生变化。他像个多彩浮雕；至少她记得是这样。她很快就习惯了他，当时她以为他会永远都在那里。后来他走了。她闭上了眼睛。

“你要是死了，这里有你的位子。”

“这正是我要问你的。”





# 第一部



# 1

一八六四年十一月三十日：黎明

一八六四年十一月末，这天格外温暖。已经降过了一场霜，农田也进入了休耕期。早秋时分大田里白茫茫的棉花像筋疲力尽的波涛砸碎后的残余，已经被采摘，压轧，打包，在可以安全运输的时候装船运出去，而其实从来就没有这样的时候。大部分棉花都堆放在轧花机旁，仓库里，镇子周围的谷仓里。但是大田看上去很有活力，房屋没有被夷为平地，谷仓也没有连横梁和墙板都被拆除，附近的铁路线，纳什维尔—迪凯特铁路的铁轨丝毫无损。

那天一大早，长长的、歪歪斜斜的三个纵队的邦联士兵抄近路慢慢地朝田纳西州的富兰克林前进。他们还在几英里之外，但正在迅速逼近。每一个纵队里都有武器在闪烁，像蛇鳞一样微微发亮。后来当地居民回忆说，靴子和光脚踩在碎石路上的砰砰声把他们的窗子都震得哗啦啦响。他们是邦联军，要去扫平联邦军。他们一直被人奚落。他们穿着破破烂烂的土布军装，戴着皱巴巴的阔边毡帽。他们一个个瘦骨嶙峋，没有人——甚至联邦士兵——责怪他们抢劫死者的食物。他们注意到他们正在踏进去的那块土地，已经没有了遭到战争破坏的痕迹，不像他们刚到过的亚特兰大和北亚拉巴马的小镇。他们在那里看见了可怕的镇子和被火把照亮的田地，房子只剩下框架，让人很难辨认出它们原来的样子。他们在那里看见了古文明遗迹似的东西。

而在这里，他们看见的是被高大的雪松和木兰林包围的房子，那些树木如此漂亮，他们都以为再也看不见这么漂亮的东西了，还有白木板教堂，让那些最离经叛道、不信上帝的人也默默地发誓，要用出色的工作换取生存。那些最卑鄙、最放纵，整日价醉生梦死的人看着